



博約堂文鈔卷七

辨說

學術辨一

粵惟陶唐氏肇建人紀歷姚姒子姬至尼宣而大厥成自是厥後數千年鉅儒碩彥罔不期於宣聖衍其緒蓋以道惟一是不能越軼其架篋也乃遵其傳心之法又必別尋主名吾竊不識其所謂彼漢之揚子雲隋之文中子王通宋儒斥爲外道者不爲論若周濂溪之務爲靜專橫渠易以反性游心尙非能深究備悉夫元仗者

辨

乃程伊川亦揭敬爲朝益暮習朱紫陽又標致格爲宗旨何哉夫攝躬持己專爲嚴肅孔子固嘗明爲仲氏示以去野彥偏耳豈謂勤志服知者皆必以一肅警了之乎雖道經首曰欽有勢者惟克欽之爲難然明文思安尙不一足夫子言執事之敬而居處與人必曰恭與忠與仲弓論仁又必敬恕備奚有謂一敬卽該哉究其說實由夫子約禮得者傳曰禮無不敬此程子之所藉手歟願言禮則日用周旋得所持循徒曰敬卽疑虛其守而罔所憑依伊川固非空以一敬無事事者奚必揭之

眩學徒進修哉朱子云格致後儒久明辨其非亦於博文非畔今夫人終日勤勤豈能外古今載藉而別有所求哉學其言也學其行也兼學其治身檢已濟人濟物處而宏聲立教出而垂經綸皆期於古者無青負小纖悉之必究大四海六際之靡不周於是爲通儒爲碩輔鬱成扶世良材卽非同茈茈者流空言無益於人世然傳經已不列專章其必爲人人所共知其由無容贅者乃必補所未備貽後人以嘖嘖煩言夫程朱皆宗聖言無敢或殊考其行亦無敢有或差惟別立進修津筏雖

辨

非遠去聖教究不若聖言之實而能賅何如如其悞遵守無失之爲得耶究其所以然蓋欲立講學之標以是特著其名名號著則游客門賓必就門而詰因而塗飾以聖經門徒曰盛已亦得著其名稱此當時陋習不謂賢於朱程亦不免此耶不然奚必舍至聖之坦教而外求戶牖致承其學者相衍派別之不已而陸王竟操入室之戈而力爲攻訐也吁可嘆哉

三代以上學出於治異教者有誅異行者有懲然爲同中之異亦聽其致力特爲教裁抑以成其材傳曰沈潛克以剛高明克以柔足爲明証也降及旣衰國無所爲教人各得師派緒始別求言行無礙於中者亘今古惟宣尼一人已外此非失卽歧卽親列聖門論交已有異言言禮又各有取舍聖人究不謂其外道拒而實之誘進之而已至宋有道學之幟初爲洛蜀相讐駿繼以朱陸爲牴牾越世又爲王姚江之學合朱陸而三之均召

辨

號朋黨同而入者主異而出者奴紛紛藉藉務爲詰辨之不已致冥學之徒於道不涉其藩亦曰必如此云云或曰必如彼云云試思三學果爲允當不移乎能如聖言之徹上下乎又果親承於孔聖之口授秘而人莫之聞乎皆就已性之所近因見有所逮而臆得也謂之非聖學固不可謂其舍是卽無以入道豈必然耶奚必強彼之異而就己之同又奚必藉人之同而訐彼之異況極其流弊均不能無徃於異學其必非如大聖人之言行無礙於中使承之者皆適於正也然而尹之任夷齊

之清柳下惠之和而介皆可以聖稱固可不以是爲三  
學病亦三學不必以是自矜也安能使之混其異而各  
去其爭哉



四四

去其爭哉

學亦三學不必以是自矜也安能使之混其異而各  
去其爭哉

學術辨三

吾讀齊魯論見孔尼父所以誨諸弟子之所受無非爲  
切身樞要均可見之施行者匪是則弗列蓋以無益行  
檢徒有紛學者心緒耳至有宋周濂溪衍太極圖乃推  
極於無極無論爲犧經所無有然索諸渺冥非有世切  
慙以是承其學者又各爲論說程朱雖不以爲宗派亦  
未能舍是而不爲所束遂易千古道緒之傳而有理學  
之目自此厥後不詰學行治業爲何惟闡析分之無誤  
於歧異或行身致乘於倫紀或值剖析罔知所措世競

辨

五

目爲迂遠猶不知返或未至敗裂識者窺及其微終不  
許爲宏大而與前兩者同詎其人猶自詡得眞儒底奧  
且詆有裨益於治法經義者非古賢聖人所先也亦惑  
焉甚矣試思六經有如諸儒所云云者乎周易爲洩陰  
陽之蘊尙有疑太極爲後儒爲增污者況等而上之中  
庸記中十有一類於此者初曾載之戴記不爲誦數所  
專詮可知然於未發之中合誠爲天道又非索諸不可  
知者卽非如宋儒之所斤斤矣吾恐聖人復起亦等之  
弗思弗業而非所爲授受秘要也以流於釋氏罔有

邪正之殊蓋由空言名理無求益於人世心身啟之何如絕之不言惟日用所不能外者不息版以素行爲得耶夫宋諸儒多有執聖之經又恆有予後人可循習者惟空談要渺不可謂非其弊善學者去弊而從業於恆常實學匪獨可遠述洙泗之絕叢且走爲宋大儒砭刺益友矣奚有舍孔門所辨論而必確守閩洛之緒言無一之或違舛哉

辨

六

二之或違舛哉

益文矣奚有舍孔門所辨論而必確守閩洛之緒言耶夫宋諸儒多有執聖之經又恆有予後人可循習者惟空談要渺不可謂非其弊善學者去弊而從業於恆常實學匪獨可遠述洙泗之絕叢且走爲宋大儒砭刺益友矣奚有舍孔門所辨論而必確守閩洛之緒言無一之或違舛哉

君子有後說

太一長養羣靈故能消陽無計量三五滂薄方外亦能  
綿世祚永遠勿替君子體元長人務爲除苛解嬈之事  
雖不無廣隘小大之各判然其覆露生成之普洽於有  
世者實未嘗不準之以是具有元和德行有識者決其  
必繁大其息屬生化之無窮其尤者更有明德碩人食  
先德疇報或有時不幸而值惡抵僅屬陽九厄運之偶  
愆終必有賢達胄子荷門基慰大仁之焦思愁慮者曾  
驗之曩古當今皆罔有或差誠今觀諸王子而益

說

七

信其然王子篤行含素仁不遺物者初作宰吳不敷政  
必以簡惠所部已以邵父杜母擬之及移官山右值頻  
年旱魃爲災酷烈平地數千里如楮比戶無接新之儲  
流冗者遍原隰鬪其尋蕨掘草剝樹嚙齧皆不得一飽  
殍者相望於道棄嬰嫗老啼滿於郊衢其時威毅伯曾  
公方開府於茲疏請於

朝散棄倉粟庫錢予民並

奏各行省彙捐助賑又出所蓄困廩貸王子承流宣意  
巨晦籌度懼貫德之不及於民躬任數百千里之轉輸



又遵古賑救條法而酌通利行遂使困者勃然起就殍者亦奄然有甦機綜核盈數十百萬之繁多蒼赤悉皆欲子孫奉嘗效桐鄉之故事俄以事還初服並札其良子去歲夏仲余與之晤於建業握手相勞苦始驚訝大團施報之何爽繼臆吉泰之應善必若鼓有棗有不足爲王子戚者因爲吉言以慰藉之果於是冬得生一男因爲書達秣陵余聞爲之狂喜足徵積善有留蔭又頗幸余前言之不謬也夫世固有以暫咎小累或較其修者今觀此可無或於訛言還宜策已敦行之不力以終

說

八

作善之量則上可以助亭毒下亦可以宏大君之化而濟顛連之赤子其補益於世寓夫豈細故哉吾故有感於王子之已迹而爲是說以堅世之樂行其德者之心

爲于將奉者於賦職之萬世則以中節而進並其其夏  
下夫爲夏中余與之謂外惠業湖手麻袋苦誠徵積大  
爲于將奉者於賦職之萬世則以中節而進並其其夏  
下夫爲夏中余與之謂外惠業湖手麻袋苦誠徵積大  
又嚴古遺錄對去而西臨味谷着西困青特爲賦職

程子謂性卽理。朱子釋以二五生化萬物氣成形而理亦賦。然萬物均成形。豈亦均賦成理性。若然。則於鳥之反哺。羊之跪乳。鶴之知更。水鳩鷺而有別。雁孤守而不可亂。螂鼓背當車之能勇。牛知耕。馬能駕。謂之具理。則可若獍之食。父梟之食。母亦謂之理。在是得乎。又如水性就下。火性就燥。木性曲直。金性從革。亦謂之卽性。卽理乎。其說卽有難通矣。若謂可以概人。不可以之論物。然皆屬成形賦性者。何獨於人而謂有性。卽理耶。蓋君

令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婦別而朋友信。必由修之始。能堯舜性之。湯武猶反之。下此非汲汲皇皇參省於己。不能相階於大道。奚有秉性而理。卽備哉。子輿氏以惻隱爲仁。猶就發抒者言之。茲以性爲理。更欲駕孟說而上。程子蓋欲週轉孟子之說而爲此言。豈知愈衍而愈難通耶。夫理散布於天地之間。而性自具吾心。物具物之性。生人爲生人之性。能使吾性有契於理。斯爲仁義禮讓之各備。苟不能然。則性爲性。理卽爲理。奚必爲鑿說以紐合之哉。大抵賢人之言。紐於一偏。

子貢之駁文質子游子夏之議教皆是程子之說亦若是耳吾不能爲之掩亦非摘以詆先賢特有見於是偶書之於此



十

卷之九

江特不謂爲之疑亦非辭也則夫質辭自見於世則  
自之更安實乎也于夏之新於者其味于之謂亦深

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論  
蓋有一舉而震動一世人心又係國家數百年安危且  
立千萬載名義鉅防而不使羣倫流於潰亂者無踰於  
漢高爲義帝發喪之一事時自呂政焚燒詩書百家之  
言滅棄先王禮法承其風者罔不詐力先而仁義後又  
重之以二世篡兄奪立任用趙高趙高圖之以故陳陟  
吳廣以俾相決芸之侶躡足行伍稱戈反門而嚴關不  
守幾亡秦社而墟之迨項羽踵至子嬰挽首繫頸誅於  
道畔血流成渠從未聞有呼天搶地爲舊主請命者亦

論

十一

未聞有漆身吞炭復仇從君於冥泉下者無他四大之  
分之不講也久矣且是時王假逐以田榮襄疆殄以葛  
嬰吳叔誅以田臧陳陟弑以御賈莊亦無過責其辜者  
是以項羽逆命而誅卿子冠軍且漸及義帝而不忌老  
牛憚司之義謂何乃羽竟坦然行之斯時九法三綱尙  
安在哉張留侯親爲漢高畫策臣僅以書遺羽使不之  
西竟置大義於不言設非新城三老董公遮說陳此義  
則亂臣謀逆之舉將躡跡於寰區矣漢雖并楚誅羣豪  
而有之亦僞同於傳舍之易置何有四百年之永久不基

哉乃漢高聞而袒哭並臨以三日且發使告諸侯名義炳若日星矣以是五諸侯兵均從入據彭城卒率以攻羽而殺之則所系豈微哉厥後酈生烹於齊而不悔紀信詐乘誑楚而不辭欒布就烹亦必明黥布之無罪貫高以身無餘白張敖之不反田橫客三千皆殉死如飴他於王陵叔孫通周昌輩於廢太子盈均能以死爭亦皆由此基之也或曰漢高此舉非真有衝胸之憤須臾難忍之情也特假名號以激怒羣眾耳奚能感召若是不知君臣大分無時或息於人心義帝爲國元天下久

論

主

戴爲共主諸侯俱北面臣事之特特於俗習而莫之悟一日漢高揭大義爲發喪卽不啻提其迷寤則趨難起義有不循踵而興乎况義帝於高尤有剖心折肝相信者當夫徙都睢台進以爲碭郡守旋又封爲武安君且抑項羽爲亞將而遣沛公扶義入關其爲異符同契非尋常之臣主比矣又重以項羽違約而義帝必申以如約而王沛公於關中則感憤宜何如耶是高之縞素必其激發於中忱也迨後以魯公禮葬項羽又爲涉置守冢三十家而不聞改葬義帝且不聞爲之立後也終覺

報之有未盡矣



十三

群之書未盡矣

漢高帝欲廢孝惠論

子爲身之委蛻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真有關死生係安危者遠邁於妃嬪合獨於三卯之辰藉爲生化之本可以義禮爲離合者安有抱釋其胄嗣而因母之好惡者哉異哉高祖以呂后故而欲易植樹子也夫孝惠具交慶之資眴眴由由雅裕有尋矩嚮使高帝爲開樂賢館第擇方內英俊爲師友雖不折襲以笞教亦必就成偉器光啟軼誦承荷輝而無墜也況習見其考妣殘暴之行亦未嘗陷於虐政而襲位初政卽頒繫盜械者

論

十四

且宥收帑之辜於升遐猶戀布三族辜妖言令其資性過人遠矣乃高帝移愛仄室欲貴兒男且以民母而致憎震長其用情何乖舛特甚耶且夫呂氏之惡亦由漢高成之當其結禱未聞促敦四教及正位宮庭亦未聞責其女儀且俾參朝柄馴至食意爲制族誅彭王無辜殺淮陰長其凶逆雖爲前魚故劍究同淄蠹也而高又蕩情於帷簿使娥嬪之儔閒寵並后愈激成不平之謀此所以釀禍於異日歟然亦明燭及之竟徒歎繒繳莫施吁何毫眊若是哉然吾嘗竊爲漢高策矣嚴定宮制

婦人不得雄鳴。違則天下共誅。與異姓不王。同斬白馬。喋血與羣侯盟之。使有所憚。計一爲太子。置嚴輔。如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之。舊宿常居左側。亦有所掣。而不敢違。計二。屈戚姬。正其位號。不令專寵。倖於朝夕。使釋其怨懷。計三。或不然。數其罪。並藉其大惡。而加刑焉。卽莫如侈。淮陰時矣。於是下詔國中曰。古重酬庸。臺爵尹衡。鄴錫尚父。高秩厚禮。允答元功。迺淮陰侯。信佐命偉英。追縱亂傑。東海卷壑。濟河無塵。勳書竹帛。永藏不朽。前建社青土。後移節荆南。時以蜚語。悞縛武士。察其微行。

論

十五

予悔厥心。仍思苴以菁茅。錫之大封。乃廢后呂。淫刑以逞。不請行在。擅自誅屠。今核反牘。無逆萌。無禍首。且蒯通具狀。信尤忠貞。可嘉。宜表冤抑。急梟凶首。以明示天下。則沈枉申洩。而公憤紓矣。且元儲不至。有憤激爲日。飲沈於淫樂。致邁天札之慘。穆屬隱王。亦不致受酖飲之痛。而賊斃於童年。且庶孽如趙幽王。亦不致餓歌於圍守中。彼愛妃無去手。與足。且輝耳居鞠域中。而同於人彘也。一舉而數患除。將誰議其寡恩哉。乃不知出此。惟惡其母。因欲屈其子。是以末而殃及本也。不亦惑哉。



漢少帝非孝惠子論

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蓋以作德則遵義道常履順自足杜羣小之奸萌而作偽徒琅湯而恣睢復餘食贅行每子僉王以覬覦之隙以是殃咎相因沓至如漢娥媼之已事可觀矣當高祖崩孝惠嗣立時逾生子之年有二律以受室之義宜建立長秋宮使董振擇婉婉可爲伉儷者匹居焉乃以宅家故必欲重親其女以甫垂髫及鬢之童女卽受黜纒穀玉之納成服笄被褱專處蘭閨椒房以待幸卽強開情竇則欲降生儲

論

六

貳必俟諸加笄正時何當御卽欲其乳且爲之多方終以不孕乃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至元儲怨懼又幽死於永巷而易以恆山夫元儲知其非后子而見殺斯羣臣見其以后故而殺愛孫亦疑元儲不必爲一索之長男因緣而謂少帝暨諸王均非隆準遺息遂藉圖廢植以遂矯僞之私謀則呂雉祇詐以疎爲戚而羣臣竟誣以眞爲僞也倡謀篡奪者曰非孝惠子迎渭橋上璽符者亦曰非孝惠子清宮載少帝出居邸者亦曰非孝惠子有司分部誅滅淮陽常山等王者且均曰

非孝惠子。遷史班史亦大書特書曰：非孝惠子也。舉聲同誣。干載莫白。誰能讞定哉。幸遷史猶載其爲後宮美人子。則後宮爲孝惠下陳。豈容非族類卵育其中耶。況美人已列爲定號。又非他女輩所能涵育。考漢宮爵秩爲后。次則爲夫人。美入下復有良人。入子。班史又謂少帝輩均爲呂姓子。而少帝以祿女爲后。果帝爲呂氏雲。初卽無須娶呂氏宗親而始固。且男女辨姓。帝呂而后必不呂。則少帝之不爲呂族章矣。兩史皆不明斥其非。特載以兩歧。使後之好學深思者自得之。此所以爲微詞也。嗟夫。呂后特以

論

七

欲私其息女。遂欲私其姐。因欲以子姓爲其姐子。卒懼留身後之禍。又斃子姓。以安姐。致羣臣亦疑其非宗枝。且直以諸王爲呂氏處。而均殄之。俾無遺育。其慘毒爲何如耶。要皆呂后之作僞致之也。當時竟無有議其非者。蓋嫡系之眞僞。明陳平周勃爲篡弑戎首。而代王恆亦難辭亂賊之誅。吁。嚴矣哉。事見前論。詳見前論。

入于腹。皆爲幸。惠平刺豈容非。然賤眼育其中。亦別

非幸。惠平。魏吳。史亦大書。特書曰。非幸。惠平。出。魏。魏。

孝文重農詔論

自古食貨並重而食尤重於貨。古先王井天下田以授民。廬舍菜茹瓜瓠果蔬各具區其地。黍稷麻麥豆五種之粟有必備。耕耨收穫有必力。田峻保介里胥各有其官。是以民相安於土。着無敖民曠土之患。遂儲三九之餘。當水毀木飢。自有足恃。無遷徙流亡殍斃之苦。當其時咸嘉生而惡死。雖有不逞之徒。無由竊發。故自唐虞歷三代數千年。罔有以眦隸倡難危宗社者。流及戰國。秦用商君法。猶急耕作之賞。國以殷富。由是傾二周而

論

六

吞羣侯。據有天下。乃其後不復邵農收泰半之賦。民不聊生。致愁怨潰畔。卒以滅亡。漢興承秦之敝。方內紛爭。農民失業。及天下既定。民猶背本。驅末終不能使公私有積。而天下富安也。至孝文感賈生之言。始開籍田。復納量錯之策。而重農貴粟。且令其以粟贖罪。並拜爵。尤以力田者與孝弟同科。則勵民者至矣。自是之後。太食之粟。陳陳相因。充積腐敗。至不可勝食。今夫人孰不以食爲天也。一不食則饑。再不食則困。數不食則殍。故太上賤金刀龜貝。而貴穀粟。其次金粟並貴。又其次金貴。

於粟至後征取於民者皆易之以金則民卽以粟爲不足重且置其地之所生求上之所貴以賦納焉是以末技游食之民較便於農人且坐食如商賈蓄其利而安其成以至離鄉輕家如鳥獸處而失業之民以無所食而謀爲不軌比比有乘緩急而起者皆由農政之不修也古制之量口授田久廢棄不能復而漢勸農重粟諸制有可仿行者今之嚮緣南畝者閒驅於末矣而坐耗者尤倍於曩昔羌底外夷本不易以郡縣置旣顓顓擠數十萬之眾於甌脫之地漕轉關東粟歲糜數百萬以

論

九

澹之無事已岌岌然不幸有數千里之旱魃胡以濟之卒然強寇復犯數十萬之眾又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勢虞大屈守之數百年而隳棄一朝可逆卜也安有阡危若是.不驚而先籌者哉惟徙近羌之農民擇墾可生之田又遵古徙民之法而安適之於所植儲者亦聽其得納於公視多寡爲賞罰斯可不挹取於中土足供兵食或足支數年卽不以一隅而耗敝天下且於方內之地猶有遺利者亦募民策卒分屯之高選農官廣爲勸課又不時遣使巡行卽以勤惰升陟守土與主事者由是

米粟多而儲積廣。卽不必汲汲於貨寶。亦不直爲此廩  
廩也。後之主國計者。恆置此不言。而欲使上下交處於  
富厚。勢將安能。故吾覽孝文重農諸詔。竊有感焉。因附  
誌於此。惟倖冀其言之不驗焉。



新徵此卦辭真其言之不驗焉  
以漢世安靖姑吾觀孝文重農諸詔竊有感焉因附  
誌於此之主國計者恆置此不言而欲使上下交處於  
米粟多而儲積廣卽不必汲汲於貨寶亦不直爲此廩

漢高祖置諸相論

漢高祖植病革屬數相於呂后。後皆如其指。罔有差異。豈用八觀六驗六戚四隱之法歟。抑天孫赤松涪池君之屬隱爲剖判歟。非是何爲若龜卜筮兆數計之罔差也。何策及三世而靡有遺匿也。何示之子若妻均奉若神明也。吾嘗怪之矣。今夫明者之與太極合德言之無不中行之無或違者。必其匿行易言無不燭照大方無隅者。亦無不察。且於迎機觀變罔不逆觀其利鈍如鑷矢懸鏡然。漢高卽非其人矣。迄今讀本紀雍齒固雅不

論

三

欲屬者而使守梁徙地。韓王信之反覆而割。曼封且使徙大原以備狄。豨數遣間諜於匈奴。而王於邊郡。吳王濞之驕溢而封以大邦。盧綰常隨上下出入而不識其僭謾。此於赤臭之不能察其贖。誓也。淮陰能將百萬之眾。初聞何言猶斥爲詐。繼聞王齊卽欲傾之。卒中蜚語且縛以武士。黥布激畏成反。謀不知赦。彭越爲雲蒸龍變之雄。竟醢賜羣侯。此不識赤石之不奪也。且入咸陽卽上宮休舍。欲據秦重器寶物財貨府庫而有之。王巴蜀漢中不知用軍吏士望歸之鋒。決策東鄉爭權擊匈。

奴又不知見羸瘠老弱欲見短爲伏奇計且械繫齊虜  
是不知軍權與大計也烏能用心若鏡識及遙世哉且  
夫蕭何之忠貞又屢慮其背已成反謀也何守關中數  
使使勞苦必令其子孫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爲質而後  
釋疑拜信相國益封猶置卒尉爲衛名爲寵而實恃之  
且慮其傾動關中受賈豎金坐繫廷尉焉有棄臣民時  
卽謂可託幼孤寄重乎曹參以故人屈作齊相陳平歷  
用陰謀未有不用其策而疑其心者陵以少蠶素不附  
從豈均屬其能全社稷乎勃固非安劉氏與國共安危

論

三

存亡者又豈識數世之禍肇於祿產乎例觀前事則屬  
相之言知爲史遷所附麗矣且人生卒札壽後先必非  
可能逆知也何何先參繼平勃次陵而後死皆無或爽  
非親觀者不能爲言而謂能預臆計乎則其僞不待明  
者而已決然矣吾且核其不能預屬殯葬若何處以示  
美於天下而且殂落時俾食其與呂后謀秘喪誅快快  
眾臣致亡可企足待是已昧於近者烏知其遠者大者  
乎且又奚不召諸臣受遺命於倚廂也其屬僞又章矣  
蓋高祖善謀屏己私而用人智有子房爲之運籌策幃

帳之中故攻畧降下殲羣雄而踐尊位也倘無子房亦  
偶人已矣吁用人之洵勝於自用也

論

三

人曰英和用人之術知彼自用也  
斯文中始文終科下據羣雄而踐尊位也倘無子房亦



齊王尊魯元公主爲太后論

齊悼惠朝長安。憂不離於禍。從內史言。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並尊爲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得爲太后。師古曰。非也。考張耳傳。偃尙以太后故。封爲王。非太后因於偃也。尊爲太后。是爲齊王太后也。嗟夫。呂后暨魯元。何好諛自恣。致昏且顛倒。若是哉。今夫摯詔之輩。其飾人以甘詞。致逾恆者。在謹循恪篤之流。必嚴峻拒卻。若更欲俎豆凡庸於賢聖人之間。未有不忸怩而斥爲非分。蓋以行迹之非類。而情有難處也。然德誼

論

五

之高下淺深。猶暝晦難驟辨。尙可儼么。磨爲俊雄。儼曲私爲公。儼汙漫爲姱修。儼愚陋溝沓爲智。或悞以應諾爲優。不窮爲恥。正諫穢德爲直。與隱卽使明析。無毫髮錯。而於疑似之言。或不能爲所動。故冒居而無疑。若顯著於次第。少長卑賤之間。寵以非分。猶妄之若素。非至愚蠢之販夫販婦。未有不駭然狂走。不謂其言已卽。虞其乖誕矣。茲魯元爲高祖息女。齊王肥爲高祖長男。或年齒長之。或與之齊。雖未得確據。究皆高祖系屬。語言稱號。必循家人。晏處之常。以相親暱。何棄其齊偶。而爲

吾子之奉民母乎。夫以魯元爲母，卽必以高帝爲匹。生卽體與爲敵，歿宜廟祀享矣。魯元果無愧恥乎？若謂女爲帝者后，何嫌於母爲王者母？蓋后爲異姓姊妹，爲同體宗親。况后其后，非母其母。而后又爲天下母乎？安得以是爲比？則儼不如倫，理何能順，情何能無踈。蹙乎在悼惠本非其實，特禍蔓不釋，無庇其體。時爲無出之謀，以冀寢其禍殃。何魯元從而允之？且謂爲足康其居耶？乃吾嘗想矣。呂后之正位宮廷也，曾不聞班政。蘭房宣禮椒室，且播其醜惡，不諱人言。及尊爲太后，醜隱

論

三五

王牴入銳，幽趙王，乘得逞之權，恣縱意之行，不必倚德。否爲向違，而以順逆情指爲俯仰。故聞齊王崇其弱息爲太后，是爲平生貢諛者所不及。故同創聞見，不禁移怒爲喜，宥罪爲功也。然倒徹倫紀，若是其悅與喜也。直如聰耳之不能聞，明目之不能見也。吾不暇爲隱語喻試，以臨泗侯。呂公爲娥姁子，其亦安耶？否也。又若以呂侯澤暨城陽，釋之呼后爲母，亦安乎？否也。乃概置不顧，必欲其出已女下，以伸惠帝呼兄之屈。又豈以肥爲外婦子，故賤之以快其心歟？豈知彼卽以寵爲辱，而逞其

志也。辱人者轉自辱。又何有益哉。

論

三六

志也。辱人者轉自辱。又何有益哉。

陳平全社稷安劉氏論  
摯誥單繫之倫當損兌之時作滑稽之耀值時與之會  
亦若宗原應變圖迴陽九之厄於肱股間一時論者遂  
因其飾詞廣言同聲詡爲幹國碩老而莫敢有異詞然  
欲爲千載成一定之讞究必綜終始鉅細而詳核之使  
往古前民之隱情匿行如輝燎炬於暗庭有無纖悉之  
不燭則名實始副也吾於陳平全社稷安劉氏兩言有  
不能無惑焉當呂雉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而平不  
與制諸劉不得職劉章忿之而平不與且阿意順旨又

論

主

不得與灌嬰張蒼輩僅默視不救等乃云參化源提政  
柄足繼最一世材振四海也其誰信之今夫四輔之尊  
也非徒欲其垂佩印綬進面東向冠冕百辟已也必守  
正持重憂思職事上格元后下杜奸萌或值危疑卽概  
然以身當其禍又果爲機宜有未便宜俟之異日者卽  
不能身當其責必陰引其人使繼成其志故其行政秉  
權均務植負石赴河之悍人爲佐輔遇不軌竊發動輒  
觸首擊手有如圈豚然尙何患害之能爲耶乃平立於  
呂氏僞朝八載於茲矣其銓資除吏使登鼎司爲異時

備犄角用者。概未之聞。且備設斤斧。落赤鼻角距者。亦未之見。若其足爲屏藩。蔭枝屬菴藹者。尤置之。且又從而摧折焉。則居平爲委衣之偶人。臨難卽爲專一寡朋。無助之侶矣。安能裨強宗而奠邦基哉。所幸者平後死於呂雉間年耳。倘先犯陰禍而絕亡。不獲與給祿產之謀。則所云伊何也。試考平之默居深念。直入陸生而用其將相和調之言。究實懼禍之及。而爲此孤注之謀也。倘齊不稱兵。嬰不連和。呂產暨祿等不受酈寄之給。朱虛東牟等侯不助謀。則勃平之首領。且不能全保之。沒

也。尙何劉氏之可安哉。信哉平之言。祇誇以欺陵。後之得成其說者。亦會其時耳。且夫觀人者。不於其暫。而於其素。當其撓擾於楚。魏間條背條。尙非同。周昌柴武之從。一而終也。躡足封齊。遊陳。縛信之詭謀。非同張良割地付齊。使信與越。速其兵之爲正也。典軍受金。亦非同蕭何入關。不走金帛財物之府也。且離楚君臣。伴驚易太牢之具。而更進惡草。具皆一切傾倒之謀。豈胆勁心方者所爲哉。夫不爲正義。直指之人。斯不能效伏陛殿固爭之節。且又何能爲不侵然諾之風烈哉。信哉平爲

誇語以欺陵值其會而克符其言也



完

守節以渡海其會而克符其言也

吳楚七國反論

夫細民富有千金產。祖與父析於孫子。而券守之。歷數葉於茲。一旦宗子欲合。析據者一。一有之甘心掩口。而不少詬詢者。必其爲臃腫廢棄之庸材。非是者。必紛爭鬪起。得據有所承者。而後已。則吳楚七國之變。何以異是哉。彼夫驕主之暴恣也。必使天下臣工。唯如其志之所嚮。而莫敢抗。故時以遣訶苛天施之親。又或以無辜。僂維藩之穆。屬在忠純之倫。僅脅肩累足。懼不見釋。已耳。而輕悍強宗。卽不能無反噬之虞矣。惟賴近褻者以甘詞煥語釋之。或可少寢其禍。孝景有博殺太子之釁於吳。當文帝時有所脅而不得逞。速威權在已。卽有莫違必逞之勢。假晁錯從間遏抑之。或有銷弭於不萌。乃助而成焉。數言吳過可削。且以削速禍。小壯其謀。則景帝有不憤然行之乎。而錯又託言於強幹弱枝。以爲安天下之大計。如錯果慮藩屬之強。則卽爲賈長沙分封諸王之本支。勢可不勞而理亦大順。置此不爲。而必以削地大其謀。蓋分封則地猶屬私據。削之方爲漢有也。其何異宗子之欲駢據支屬之業者。其不仁孰甚焉。且

地屬諸王與屬漢等耳。諸王之相暨二千石均爲漢置。非若周末之羣侯得專制生命而爲所得爲也。又地不能爲漢地。十二已據有全圖而不服。其僅有數郡者。尙得情之平乎。若以吳有前隙。實不能忍。必弱之。而後快。則隙非吳開。殺其愛嫡。亦不敢仇。撫思猶宜。慚惡何反。以是責人。縱使吳有可削之理。而諸王罪不至削地。而亦同削之。誠爲賊臣。錯以侵辱之爲故也。彼錯所謂禍小亦誠慮及諸王之合謀乎。如不及諸王之同情相求。則蔽而不能及遠。已動天下之兵。猶謂之禍小耶。當夫

論

三三

吳楚以反狀聞。錯欲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孝景聞袁盎語亦誅錯。以謝夫旣連兵。安有誅錯卽罷兵。晏然者乎。晁錯固爲無謀。孝景亦爲無措之舉矣。幸首事者爲天所欲。禍舉足昏亂。以致糧匱兵潰耳。夫溥使應高至膠西。首說以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矣。後少將桓將軍復陳據雒陽武庫之粟。而竟以年少摧鋒少之致鄧都尉深溝高壘。使輕兵絕塞鑿道之計得行也。不然吳楚可驟破者哉。且恐已所據督者亦不能保矣。無他。貪暴之爲害也。



樊噲論

夫人主於恩戚家子。睚則寵以國封。威福自持。且又重侯累將。大官朱轂之倫。競輻輳於其門。致有謀奪竊神器者。而矯之者。又必以遠棄私睚爲大公。至使勳賢如申呂咸以少民大民均委置。而不視同肱股。尙論者亦以姻婭皇極。逆億其未萌之事。虛揣其必然。以誣劾之。此卽屬千古沈葬之隱憾。急賴有摘其實。而爲之表襮者。夫樊將軍之取女。嬖於呂雉。有連。而其嘉庸懿績。足參締構。迄今覽其功曹不少遜於曹懿侯等。當時廷僚

論

三四

推功著錄。並無首次之者。高帝亦以爲宗家不爲益封。置衛同於蕭鄼侯。且聞虜讐誅戚姬子母之言。卽遣平勃。僂於軍中。是比比以女寵貴。此獨以疏也。設論古者不能綜其始末。卽不察及幽隱。爲申洩潛德矣。故蘇氏洵亦謂其必倚附諸呂。奪劉國社。良可歎也。乃吾竊嘗細核之。呂氏之竊柄。由噲之先亡耳。嚮使其時果生存。無恙呂氏必不王。且無稱亂之舉。夫當會飲鴻門。營衛卒止。噲不得入。噲猶直撞立帳下。飲卮酒。拔劍斫彘肩。坐啖之。且明斥項王之非。而脫沛公於亂。斯時危亡在

頃際不謂爲剛折端志赤石不奪可乎。又高帝病倚臥  
宦者於禁中無得面者。噲獨排闥率絳灌直前起其憊  
而壯之。是務爲批逆鱗矣。蓋誠慮有趙高之事。豈有目  
擊諸呂之變而爲之犄角者哉。乃蘇氏之言曰。噲以椎  
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爲帝王。未有不然者。嗟夫。是誠  
以小人腹測君子心也。彼前以臨危離而不易其節。豈  
有居安而卽變其守乎。況與劉呂連耀同氣等耳。縱篡  
逆事成。亦不過爲國姻。豈別有根援扶疏乎。是持此以  
擬他族。則可而不可以語噲也。且吾之謂噲生而諸呂

論

三五

不王又不虞有變也。更又有說當呂雉之王。諸呂也。亦  
曾謀及廷臣矣。平勃附意旨。惟王陵爭之。復有噲隨其  
後。則事必可寢。諸呂不王。則權不尊。縱持南北軍符。噲  
以婚族。必先知其謀。又必力杜其萌。或如朱虛侯之  
乘機先發。卽無須脅寄給祿。始能入軍中。令左右袒矣。  
噲之死於孝惠六年。誠劉氏之不幸也。烏得謂噲存必  
助呂以殄劉乎。然其忠貞已昭白於當日。故後之議續  
封者。猶一。世再世不已也。

史記不備蘇闔世志赤石不奪可乎又高帝病倚臥

不以王陵論薛舉樂論古不同故凡欲矣數高詞蕭王

安國侯王陵者從沛公定天下後歷位右相盈廷唯阿渠獨發言陳事毅然不奪非衙膽壯士何能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乎知必爲剛折端志其人者夫人有捷口水注聽其言若可信察其行實與之遠可以託國乎又有媼姆脂韋觀其外若可親察其中實助其惡可以奇事乎此孔子所以云無取訃無取噀口也若陵則爲高帝所稱少戇者夫戇必謂已長有足恃故不繫情於主組因欲委已爲忠貞其不繫情於寵榮也則正義直指合

論

三六

留否則去祇使心之不辱絕無少回曲於其私其委身爲忠貞也則是案曰是非案曰非勞身愁思擣然無傾側之心專一以憂社稷亦由其智具才周無不可傑立於宇內莊莊然觥觥然獨錚錚於眾中彼曰悍人此亦曰健士自無須隨人眉睫以易其剛方也故鄰於木訥不知者卽以戇少之耳溯王陵之在漢高帝起沛渠亦聚眾數千人不願附從及擊楚始以兵屬之猶非其本志乃其母坐死於楚傳語堅事漢王始從而委心焉又不以雍齒故藉邀榮寵已不同於凡俗矣逮高后議王

諸呂陵堅守白馬之盟終不阿意順旨致奪相而無悔  
懊則志等鐵石非素司直奚能若是夫以一葦蔽障江  
河其勢孰不知其不敵而必爲矯抗而不屈則其壯直  
豈不卓絕哉然伏闕廷爭苟非違心苟免者猶可干譽  
而強爲若結拂故知不以主怒而同心卽爲今古所罕  
觀聞矣今夫人素同里閭相善甘若醴館亦似生死存  
亡之可依倚一旦乘高軒駕駟卽有割席分坐之情更  
值與有抵牾者匪特不爲援挽且又從和而詆毀之或  
其屬在均茵席者猶不甚爲險談至屬方面而振策羣

僚者則助爲草頭木腳陷之於倒卓以冀其愉悅而增  
已寵榮矣況其爲廷詔所詰責者乎欲其復爲長事弟  
畜則落落宇宙曾不一見其人焉無他素以勢合利交  
非真有交照之本故偶有可藉立名稱者遂不惜初歡  
後咄之誚讓而毅然爲之彼其人自以爲得計豈知其  
已獸鳥之不若哉然聞王陵之風亦可知所愧矣當其  
時韓信以能見忌於高帝蕭何始入賀卒縛於武士鍾  
離昧亡歸淮陰亦斬首謁上夥涉爲王軋僂妄言故人  
斯時之友誼廢棄無存矣而陵與雍齒善竟不閒於高

帝之怨其高風亮節足與日月爭光矣逮所存活之張  
蒼亦感德於身後並朝食陵夫人殆聞風而興起者哉



蒼亦感德於身後並朝食陵夫人殆聞風而興起者哉  
帝之怨其高風亮節足與日月爭光矣逮所存活之張

忠其孝文太子博殺吳太子論

帝王持三尺以端治體必先璋兩原嚴三侑一赦之令  
詳定刑統使民無所犯尤必以斧鉞爲公法而不上因  
俾清制治之源斯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而爲平當適中  
之祥刑矣何孝文於太子擅殺吳世子不之責惟遣其  
喪歸葬已哉今夫殺人者必誅入關三章有明約矣雖  
周制親貴有議減之條縱不爲靡傲酷烈之重辟而草  
纓菲履艾鞋之薄懲有不宜全寢厝者乃不聞椎拍輓  
斷置之於理而竟晏然若無事然者何輕重上下若是

論

三元

耶吾嘗核其中有數失焉啟爲國元仰承天序當綺歲  
妙齡正宜咀嚙六經上則百王乃俾日沈於博奕淫蕩  
心志其失一東宮爲儲英之苑不擇端士耆年左右翼  
導惟日與習申韓峭深之鼂錯處而又使素驕輕悍之  
人得侍飲博其失二爭博局微罪而提殺無詔以詰問  
反以吳子不恭罪之置近圖遠其失三吳王遣子還葬  
長安不聞有以解之且繫治使者數趣其朝請寬已苛  
人其失四縱目前之暴殘使任意恣睢後釀削地之鉅  
患其失五用法格於貴戚成漢一代之法科其失六遣

使者結轍於道問民疾苦耳剽沾於危亡者爲之惻然  
不安而目所親視者莫之省憂其失七趙王以無故幽  
死猶憐之而王其數子兄子以小罪蒙修不聞承有異  
數失縱失出其失入蹈此八失而欲無冤民無滯獄上  
躋誦劍之盛也又將安能且夫漢法非必寬於王公也  
太子梁王以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無得入矣薄昭  
以殺漢使俾羣臣喪服往亦自引分矣淮陽王以廢法  
違詔謫死蜀道矣而啟以專殺重辜逃其典刑不亦可  
異哉蓋孝文資近中人未聞大道而惟暱於私鷺乘輿

論

四

者卽欲置重典盜高廟器者亦欲加族誅彼過於重此  
過於輕其失一也然彼賴廷尉之言而止此以親暱故  
而人不敢置喙故陷於惡終莫之知則人主於肺附之  
岸獄必無用意覆之惟付之廷讞而後可協於詳平也  
乃吾又嘗爲酌持平之論矣大封吳太子之子以謝過  
於吳且懲啟之師傳以不能導以正之罪而於太子尤  
加重詰焉或顯列其罪狀降爲庶人而頌繫之更選羣  
子而授焉則誰有議其非者然文帝優柔奪嫡之事非  
其所能彼當有可請建太子之時藉詞擇建已有抑置

之心無如羣臣固請且謂啟長敦厚仁慈故俯從而不敢議也假帝復爲此有司亦必爲固爭不可矣究之有此足以折吳王逆謀亦可以杜後世論古者之口彼文帝非其人也惟高帝庶幾近之耶



守其其人由對高帝庶幾近之耶

此足以折吳王逆謀亦可以杜後世論古者之口彼文帝非其人也惟高帝庶幾近之耶



漢孝文黜朱虛侯功論

酬庸班賞之甚難持平也。況重以私意之憎，則不惟其蔽惟其憤。猶欲當功勳協情實勢，將安能然。古帝王之課上最也，必贅聚廷僚，視以功載，議其殿最，均無敢參以已私。而後擇尤功而加首封焉。則遠不遺疏，近不棄親。訪足均便量，而諧輿評。何孝文之於朱虛侯，竟不然也。當夫娥姁之制天下也，廢帝更立，背高帝喋血之約。王三呂以大封，又劫奪齊城陽瑯琊濟南等郡。斃趙王發於獄，並滅絕三趙。諸劉之不振甚矣。勃平唯阿順無

論

四

敢有充逆少嬰其鱗者。惟朱虛以聯姻呂氏，得宿衛侍飲，誅非種者一人。諸呂始憚而怖，及至討亂，又首洩密謀於齊，發兵而西。灌嬰已將兵與齊連和，勃等始聞窟語，謀入北軍，令軍皆左袒。然猶不敢訟言誅呂也。其首鼠懼禍，必不為與社稷存亡之臣章矣。章則入宮，逐產誅於廁中，禦侮厭亂，實惟其人。夫以宗重而建殊勳，律以高祖封制，位列當與諸將相絕席。雖議立異說，然劉恆為高祖庶孽，而劉襄為高帝長孫，其當立等耳。則章之議雖暝猶公也。文帝果以天下為公器，如詔語所云。

季父楚王等皆得踐尊位。端冕以臨羣辟。則議立大宗。又復何疑。何嫌乎。乃當賞勞。不核勳業。寢前諸大臣許章王趙全地之議。而封章反。不逮勃之萬戶。陳平之戶三千。清宮之東平侯。且未之與焉。是何偏且濫歟。嚮使文帝於勳績均。欲洽賚。則行田宅。章宜廣於勃。平資錢。又必溢之。而竟不能與之儔。又未進其秩焉。雖後王之因欲貴其子武等。而先王以示公。且一時同王者。又有趙王弟辟彊。卽不得視爲異數矣。且夫朱虛之功。世莫不傾也。入掖門討賊。非細於薄昭之窺謀。長安也。殺產。

論

四三

劫少帝亦非遜於張武等之奉法。駕旁驅也。廢庸植賢。且遠過於宋昌之勸進也。而薄昭由將軍而封軹侯。宋昌領南北軍。亦爲壯武侯。諸從代六人。亦官皆至九卿。惟章仍其舊。安得不謂爲之薄乎。或曰。朱虛之受抑。陳平輩實爲之。其置齊王而屬意於代王。正其奪功之媒也。迨拜謁渭橋。勃卽願請間。上議時。又平爲居首。已攘章功而有之矣。其陰謀所陳。尙不知其幾也。是文帝之薄章。亦由其臣使之然。帝入宮。初詔已言。章首捕斬產。爲有功。則勃賀章斬產之語。必蚤耳之矣。非勃等遏之。

不聞也不得以是爲解矣。尤可議者，履尊位而猶讓以  
西面三南面，再則又奚忌立齊王之語，屈首功而不封  
耶。吾於文帝不僅議其私而尤病其詐也。蓋文帝質近  
中人，又蠱於黃老，故多龔用雜伯而不可言王。後之唐  
太宗亦猶是焉。議者每訾之，而於文帝多恕詞，豈以彼  
多奮，盛易速人忌，而此飾爲謙退，致使人慕歎，究爲受  
欺於彼矣。故不可以辨。

論

四四

漢高尊太公爲太上皇論

夫人創剖判以來所未有。開竅領之後所未聞。是不啻  
啟睢睢。盱盱而革榛狂之洪荒也。豈非所謂材邁遙古。  
治周亂今。明參日月。大滿八極者哉。若其身爲司契。尊  
乾蔭與之同。且又尙之。則名號爲皇古所未肇。有繆以  
耆艾著嬰兒慕。而登庸未聞進替頑之尊。故朝臣之相  
與言者亦僅曰。賤而已矣。以致齊東野人。猶有北面朝  
之語。姬宗固有追王上祀之典。文而稱西伯昌。猶曰父  
考文王。蓋旣成陵廟。亦祇如是已也。若生而禪者。惟趙

論

聖

武靈王至。更以隆稱。則惟曰主父。蓋趙爲羣侯。子爲主。  
故父亦曰主父已耳。若漢則誅暴秦而福成。威眇天下。  
家老猶曰太公。其何以示告羣輩耶。高祖善家。令言而  
上尊爲太上皇。斯爲乾穹下成一隆規鉅典矣。夫劉季  
爲太上吾子。民母劉媪。於季起義。崩於小黃。曾追爲昭  
靈夫人。後亦進爲后。而生存之田舍老。猶必爲公可乎。  
今夫人固有含菽糲絮而致滋美於其親者。焉有撫降  
地接天。備致羣有而不隆其孝養者哉。且虛隆之寵。猶  
吝而不與。則同風共貫中必無此子臣矣。且前此卽帝

位於汜水。已尊娥姁曰皇后。子盈爲皇子。又剖符肘土。封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弟文信侯。交爲楚王。長男肥亦爲齊王。伯兄亦追尊爲武哀侯。姊亦策爲宣夫人。又進封仲兄子濞於吳。而爲大邦。獨遺其父太公者。知必以古制無可循耳。又以父崇本無可並。身爲至尊。父卽爲至貴。莫上也。豈知其尊號未定。仍同於人。臣上犯有失天下法乎。自善家令言而推榮所自。已功爲父。子爵卽宜爲父爵矣。侈之爲皇。見非人之可匹。增之以太。且非已可企。且謂爲上。斯尊無有二制。善而名號亦美。不

論

吳

將趨絕於升庸之徒。以夔齊爲孝哉。其於後母亦曰太。后更足以娛生。梯生花之歲月。其視嚚母之僅壯於老。姁託於惡者。又爲何如。蓋高帝破無土不王之例。而又創尊其父。非具有長目飛耳不能若是。此所以繼姚似子姬之統。而人均無有異詞也。歟。

太上皇之號。雖始於秦。然彼猶爲追尊。此爲生存自

當有別 自記

漢書卷之五十五 禮樂志第五十五 漢書卷之五十五 禮樂志第五十五

公孫宏論

夫人作穢惡爲萬世羞。成赤臭爲萬眾辱者。當其時習見其姦事。姦心姦說。不謂爲異。逮覽後所狀。列行蹟。不啻明鏡之燭嫫姆。如毫髮之畢現。卽無能掩其膺胙矣。公孫宏以賢良文學徵。數年卽進位丞相。後之人託廢言以銜鬻。而倖邀主鑿者靡不然矣。承使巴蜀。還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後之藉排夷狄以來鄉曲之譽者。又莫不然矣。以儒術飾吏事。又何異後之具章疏。動援古事。以自誇者。於朝會開陳其端。不面折使主自擇。又何異

論

聖

後之滑正恬禍者。且數引身欲退。以堅牢主眷者。武帝輒下溫詔以留。則後世之瞻榮寵祿爲世所訕笑者。當更莫能外是矣。故吾覽宏傳而歎史公何善繪傾巧之技也。吾又覽宏傳歎其奚不秘其媿媿使後之鄙夫得效而酷似之也。想宏當日韻面正朝。猶爲布被食脫粟。必以爲匿言易行。非人所得窺。謂有近於林戒塗糝。而俎豆於賢人之間者。祿賜悉以給故人賓客。無所餘。又必不因坐爲城旦之嗣。侯度而訾及其身也。不知後人之責之者。曾不毫釐貸。究何益也哉。然而宏亦非靡靡。

者。讀其策詞亦若能實見其然。其立朝辨駁。又若曠達。今古援引。一無或失。驟聞之似可企身於呂周。並可進君爲參乾。兩離使斯世。亦可咸登五三也。不謂其均祇爲禽犢之用。而行實背之。故與董仲舒同爲對策。褒首彼終沈淪。此則位列高顯。且不啻拾級登階之順易。史回謂其希世用事也。尤可鄙者。居常與宏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今夫烏集之交。先驪後咄。非無其侶。然旣與有割席之情。又奚必作容洩之態。握手出肺腑。相語言誓。不相背乎。果棄捐前憤。又奚復爲落窻。

論

吳

投石之舉乎。嗟呼。可以識僉壬設心之巧矣。其時已爲汲長孺面發其覆。乃不之愧悼。猶遲滯於朝。飾爲不忍違者。迄死戀於位。猶得謂之有恥者哉。夫宏固善幻。史亦善狀。不特使宏之心跡畢露。卽後之具醜行者。亦若莫不狀如是也。然又有以位躋四輔。爵列五等。秩品不少。讓於宏。卽以爲世莫之並。而高爲其居。琅湯凌鑠。謂人無爲其苓落也。在宏當時。會有此盈銳否。而傳不載。則有不有未可知也。是亦古今人有不盡同者乎。然而宏又開東閣以延賢人。豈有端人碩士而投足巧詐之。

門者哉。設有出其門者。必不爲一時之彥矣。語曰。推賢讓能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卽此意也。吾不意世之爲遺臭者。遠古近今之若出一轍也。可慨也夫。

論

四九

遺臭者。自古至今。皆由一類也。何謂也。夫  
斯語皆。豈樂不肖而王者退。卽此意也。吾不意世之爲  
門者哉。雖有出其門者。必不爲一時之彥矣。語曰。推賢



酈食其論

夫人具上識身不踰閭域知恆週萬里之遙是落落有  
端貳材矣儻遇風塵之會必成凌霄之偉器特因於泥  
淖中與木石之儔言宗原應變孰知恢恢廣廣之極者  
惟歐冶能辨莫邪之種猗頓能知碧盧之美苟以小雀  
而視黃鵠有不笑其狂且悖哉此酈生所以處里中人  
咸謂之狂也溯酈生謁沛公於高陽傳舍從容談天下  
務然度天關涉天機心算口占應時條理非奇才縱橫  
何能如是且說陳留令與齊王又隨問立應決非瞽惑

論

辛

者所能夫以衽天下帶神光之大畧至垂暮猶落魄無  
衣食業僅爲里監門之賤役又與縣吏中所名爲賢豪  
不相能幾爲所困又皆以狂目之無他彼皆握齧此獨  
成偉畧宜鑿柄之不入也謂之爲狂不亦宜哉迄今觀  
說屬沛公據陳留食敖倉粟劉項之所以存亡不外此  
守與棄兩端食其初見卽陳此冊以爲扼要之圖又云  
塞險杜隘距口守津諸畧卽不啻運天下於股掌之近  
矣又豈妮妮之小夫所能道其一二哉沛公素不喜儒  
見諸客輒溺其冠至此竟輟洗起衣延食爲上坐蓋以

出言能褻其魄矣。安得不屈身受言而引爲同聲耶。則食其之抱負於鄉里鄙人者。或可少舒其憤矣。然嚮使獲終事沛公。必當漸引以經生之業。使重視之。不敢薄視。詩書爲無足輕重之物。則卽爲千古道經之幸矣。乃未幾。阨於韓信。奪其垂成之功。烹死於齊。惜哉。然獨怪古人之取人。恆視鄉評爲舉錯。何後之輿論竟若無所依據若是也。陳平爲謀臣。多奇中。一縣中盡笑其爲。韓信爲國士。少年侮其出跨下一市。皆指其怯。伏龍有五佐才。時人亦莫之許。至葉語始信。蓋士固以類顯。有負絕倫逸羣者。非具藻鑑。必以恆輩目之。而世值嬖薄。井里半皆誅惡之流。又或爲聾瞶者。不能臧否人倫。奚能真有具獨見而操月旦之評哉。是食其不自謂而人必其狂品之者。亦有宜然者矣。然食其。或又以狂自匿者。歟。陳勝項梁等。好荷禮。當徇高陽。少有見長者。必羅致之。使食其果投身於斯。卽難脫於殃咎。故卽以狂避之。則爲其智之過人遠矣。如後之陽狂行乞。亦猶是也。彼庸庸者。何足語此。倘又有爲舉世所不爲。而獨翹翹然行之者。則未有不相與目笑者矣。嗟夫。人貴自立。何如

也。奚計世之褒譏哉。然亦祇可爲智者道耳。

至如又於古無不觀且通曉何惟以遠往感傳而

感抑其期從尋終身不息服者徒以之得再記之

無若是則建師及到心究何有哉賢愈非之功效也

條分節解又爲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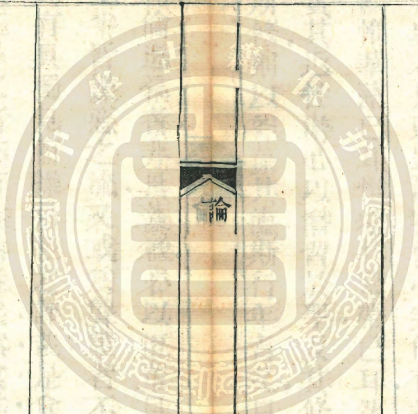
不能離香人倫矣能

其世之遺人遺矣如黃之陽狂行也亦猶是也

其世之遺人遺矣如黃之陽狂行也亦猶是也

其世之遺人遺矣如黃之陽狂行也亦猶是也

其世之遺人遺矣如黃之陽狂行也亦猶是也



論

張蒼論

張文侯當秦時。主柱下方書明悉天下圖書計籍。逮漢  
爲丞相。又於書無不觀。且通曉。何僅以邃律歷傳。而於  
五德終始。猶紉於公孫臣。豈所謂通明者。不能見之於  
用歟。抑其朝益暮習。終身不息。版者。徒以之供博記之  
用歟。若是。則雖誦數剗心。究何有歲賢愈昨之功效哉。  
故惟華藻已耳。惟繡其盤帶已耳。然人之心。醉六經也。  
貴其返性游心。以潛習於聖。及其條分節解。又爲慎其  
所修。則以斧藻其德。斯行年耆艾。日識其非。以底於化。

論

聖

而與古賢爲徒矣。則蒼生於周末。其時耆學尙遍處。休  
休乎山樊。其道經尙堪繼續。其往志往誥。往語尙支離。  
無難講貫。而析其異同。蒼爲柱下吏。爲古今陳迹。所輻  
輳。乃不鉛察之。而惟火明木達。金辨水藏。士  
發生之旨。是孳孳。得其細微。而遺其鉅大。是取舍之分  
未審也。然而不足爲蒼責。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僅以治  
尙書傳備。掌故之用。魯人申公。亦僅以治詩聞。且不  
能逃身胥靡之禍。是不知幾也。轅固高堂二生。皆祇知  
守一經。亦未能察及道義之府。惟董仲舒。能悉道大原。

又語不精道不詳。則所得亦糟粕之屬耳。何有於蒼哉。特蒼爲丞相餘十年。乘得爲之權。而無廣厲學官之功。令俾經秦火遺燼之經籍日驅於亡。爲可歎也。嚮使蒼憚道之鬱滯。細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勸學講議。討論必有勝於孝武時之所收集纂績者。乃孝文於崇化厲賢。擢讓未遑。蒼亦曲承其意。且己之所覽觀熟悉者。亦徒爲書肆說鈴。此昔人有不能行。卽思聞亦以爲多之歎也歟。然而蒼感王陵免己之恩。陵死當洗沐。猶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其虛緣葆真。迥異於末俗。

論

語

矣。豈徒美八尺之軀。逾耄期爲漢一代老碩已哉。惜所著十八篇不見於世。其所云陰陽律曆事。或亦有得古人遺法者。特當時無解之者耳。

始論必有經法。然胡公何外集。漢書卷之六。文選卷之六。又論不精道不詳。則所得亦糟粕之屬耳。何有於蒼哉。特蒼爲丞相餘十年。乘得爲之權。而無廣厲學官之功。令俾經秦火遺燼之經籍日驅於亡。爲可歎也。嚮使蒼憚道之鬱滯。細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勸學講議。討論必有勝於孝武時之所收集纂績者。乃孝文於崇化厲賢。擢讓未遑。蒼亦曲承其意。且己之所覽觀熟悉者。亦徒爲書肆說鈴。此昔人有不能行。卽思聞亦以爲多之歎也歟。然而蒼感王陵免己之恩。陵死當洗沐。猶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其虛緣葆真。迥異於末俗。

漢王襲奪韓信軍論

人之所爲視其志志之所定已盈欲增而恢之卽若非便役之者果能辯之無以撓其志彼將盡思殫忠非庸等所能及雖甘詞飾語亦無足移其所守假必以御權猾者縛束之則彼亦將生圖不測或激爲反謀亦勢之非得已也然世每誦漢高之奪韓信軍符爲彼之善策將吾則謂其不惟不能彌患且有以速患夫信攻韓魏破趙下齊城二千里爲不世之功始封之而悉奪之非削迹捐勢者不能退靜隱伏信以俯仰無藉安能晏然

論

壹

乎此所以疑有反迹成古今不白之獄也使漢不爲詭辯之謀一以肩任之信固云漢終不奪其齊也則爲忠於帝豈蕭何輩所能擬哉夫古賢王之待臣庶也初則推以誠繼則示以公卒惟節以禮故其時主臣和謀雖闕世猶思其報降至後世君以術御臣以巧避逮勢有可乘遂亦如君之所爲故爲之君者愈制之惟若不及此漢高之速於奪韓信柄也嗟夫不察人之爲何而一以借謾處之不特無以收國用之效且承其頤指者必盡爲掣詭繫之流矣設有緩急將何以備驅策用哉

故韓信誅而彭越反於梁。英布稱戈於淮南。盧縮謀降狄引以圖漢。亦以內無梟將。足以懾其謀耳。幸其時黔首欣脫湯火。難爲動搖。使復有梟張之譽。藉勢而起。代以他臣。不過人將家將材耳。豈能勝敵而愉快耶。卽置此。不言犬馬之勞。猶如覆蓋。彼摧鋒蹈刃。必逼迫之使成逆謀。從而參夷焉。彼固得矣。於人何忍哉。然而劉季之馳入信軍中。不嚴壁門。並躡其寢榻。奪之軍符。而罔有察知。其於擊刁斗。自衛軍中。不得馳驅。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諸法亦有疏也。雖臣節死生。惟所以不敢謀所以自固。設有如羽之謀。斬宋義者。信亦危矣。哉。信所素稱名將者。亦復如此。豈其成功果皆天幸乎。吾有以識方內之治亂。皆有數主之。非人力所得爲也。然信當落魄下鄉。寄食亭長。與漂母。惟圖得所資生者。非若羽之言取政。而代季之觀始。皇言大丈夫當如是也。故終撫有齊地。雖武涉蒯通輩。萬方說之。靡有異心。足以見其忠概矣。漢高不能察及此。必與昭昭畧畧同類。此所以致嘍哨宿將。日怨望常鞅鞅也。吾故曰。信之反。漢非信之罪。亦由漢之御之未得其道耳。

曹參論

遷史稱參聞蓋公言治道貴清靜遂用爲治要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繼入相漢一守何法不敢增損日飲酒不事事班書又稱其聲施後世慶流苗裔嗟夫以如彼所爲而得如此褒美吾甚不解其何謂矣夫漢承秦敝庶務破裂高與何紛湊於戎馬間未遑修復惟資繼世者次第舉治庶可遙繼六世隆軌乃擁權位以自娛悅豈盡臣之爲哉彼稱法令已明且宜垂拱守職樂承平其自圖暇逸若此尙得謂之賢相而流聲稱於後世

論

五

哉試舉姬旦比論之參之才百倍不及姬公漢政之待理亦百倍過於周初當成王時就官一列者皆美言尊行窟穴就山者皆抱翼奮翔而於剝蹄甘詞赤臭之徒又必皆除去流屏於遠方以致方內皆甯澄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皆梯航入貢天時災變昆蟲草木之妖皆消弭於不行禮樂文章政治之具皆措置而整齊動植之物皆長養生育鳳皇騶虞休嘉徵瑞皆呈露使參思之漢廷之紆朱懷金者豈盡一時賢雋歟其逢累而行者豈盡離於山樊歟孰方用事者豈盡無傾巧之流歟



夜廊滇印徙筭冉驅之夷。豈盡賓服置郡縣歟。災祲祥  
瑞。豈盡或弼與或見歟。撫世長民之仁義禮樂名法刑  
賞。豈盡適中無越畔歟。是漢已無一之能具也。而周文  
公以咸備者猶吐握以持事盡職成成周之邦治而參  
竟謂何數年之創造已臻美備而不敢增損遂縱其逸  
豫而爲沈飲之謀。嗟嗟漢臣之鄙無有過於參也。而又  
師事蓋公成漢二代黃老之治。試思咸登三五。豈清靜  
所能坐致乎。由法由禮。豈虛無亦能因應變化乎。尤可  
異者。倡舉朝沈湎之風。吏舍有日飲歡呼者。彼亦與爲

論

美

和之。古今有此治體乎。史公蓋欲大黃老言之足爲治  
於此。故作張大之詞。究恐非其真也。然或如惠帝所云  
以其少故則參之心尙可問耶。幸不數年卽天斃尙不  
爲耗敝也。幸哉。或曰秦敝繁苛。復以紛擾之。未有不亂  
者。然勞民可與爲非。而亦可與爲善。正參準上比下之  
時也。乃溺於道德之旨。以濟慘敝。少恩之治。核罪卽不  
出蕭何下矣。雖身被瘡數十。亦狗功之細耳。何足齒哉。  
何足齒哉。

漢高帝求賢詔論

國家必待賢而理。而賢之抱負奇偉者。每不急於離疏。釋躄。惟窟穴就山。養其經緯之畧。以備異日天下之用。乃有時赴偕計於甲乙丙科。而抽引元妙。恆屈於短近。淺促不能賞擇。終逐北而返。惟布特詔。搜求索耦。則具有特招之能者。或可近獻遠通。然而傾巧者。每口啜不樂顯幽隱。終不爲抽淪掇沉。仰副其主詔之至意。藉詞於世頽材。屈以遂其忌媚之私。惟罪以蔽賢蔽明之辜。則有所嚴畏。自務爲延攬。而素身之誇修。或不至沉溺。

論

五

而進庸於朝矣。漢高以提戈取天下。從廓重氛者。半爲鼓刀販繒僕御之流。若飲飭三經而登上理。非斯類所能任。乃思遲側席。終未獲其偶。故特布嘔喻之詔。御史以下相國等。遞至郡守。務得羣雅。以襄變其譴陋之習。其所稱明德者。且使郡守身勸爲之。駕且申以有而弗言。覺免其求賢切制。亦善矣。今夫誼辟之起也。無論爲受命爲中興。莫不有揚颺虓虎之才。爲之折衝。又莫不有高行者爲之憂邊思職。故若桴鼓。治無不成。亂無不弭。惟慮上有豐賢之意。而下無物色之求。雖有耀穎。

欲試者終壅於矯虔吏莫之上聞。良可概也。雖然亦視其主之誠求何如耳。果有矚履趨迎之懿美於不舉賢者輒免之。且蒙以顯戮。自有不隱仇不隱子爲廣貢薦之途者。今讀高帝之詔。洵開後世求賢之達路矣。惜詔甫布而卽升遐。未獲其效。考其時叔孫通制朝儀。徵魯儒亦百有餘人。曹參爲齊相。議齊政。齊儒生集者亦以百數者。舊宿學如申公。轅伏生。雖未知其幹濟如何。要勝於治黃老不事事者遠矣。又豈妮妮備員之陶青劉舍許昌輩所能比擬哉。逮後孝武師其意。釋鉏耨而登天衢者。遂數十百人焉。故一時遠征近撫。無不備有其選。爲後代稱得人之盛。蓋人情未有不樂賞而畏罰。以罰隨之。則私者可使公。暗者可使明。怯弱者可使勇。商有不匡之墨刑。而君多賢聖。漢有蔽賢之顯戮。而廷多良彥。此二法宜爲今古所不易者。如欲收得人賢之效。惟復用漢法乃可必耳。何後世尙有罪及舉主之議。非主極之薄。亦人情之非古。而多矚其私。要之必於此反。使庸昧有所瞻託。不如寬其舉。而仍精吾主鑒。則私仍無能售。且勵以進賢。受上賞焉。恩威兼用人賢。或不致

淪喪矣。雖用威不猶爲祥刑也歟。



海內外人士均宜注意

周昌論

時值甯澄人主修官之上道。衡聽幽顯。故廷臣多冠世之懿。卽口訥者亦皆欲爲續然大夫。而不循君之私。及至濁穢。則立朝者悉軫方轂。圓習爲刃。蹄甘辭卽靡所。謂仇然受君命。輒思不爲蓬轉者矣。非人之勇怯。忽殊。蓋治世於直指者容。且得褒顯。而亂世之於剛折。必摧敗斯已。非真有矯然無傾側之心。卽難爲肢解寸斷。而成行者。周昌受漢高細席之言。護佑隱王。宜奉所立。死生以之。乃帝崩。呂雉借人彘。以有子王母春之怨。詈遂

論

奎

怒召欲駢誅之。昌始猶抗聲抵雷電之氣。繼奉內召。遂不敢違。而鼠竄赴闕。雖無術學徒木彊。致然亦由非真。司直者。故有初鮮終耳。嚮使昌蒙徵相之命。仍以高帝所屬命距之。呂后雖悍。必不致輒動軍符。則趙王卽可少延殘息。俟戚姬就戮。呂憤已舒。爲之指陳於陞角。畫規補察。以戢其驕恣。或不然。流涕痛陳。動以先帝之思。以全孳幼之仁。又不然。爲瀆剔抉摩於孝惠之前。使曲盡恩紀。以調護之。且並於瀕辭趙時。申飭寮案。鎮守封圻。使寇兵無致易於闌入。又爲預置捍人。衛其朝夕。示

死守不赴闕之議而已。亦身當其禍，則事或可寢，乃皆置之不圖。出此逮進謁，呂后尤緘口不言，惟俯首受侮，以冀全其爵祿。恩寵則嚮之所稱，堅忍伉直者至此安在哉？吾於此知具臣託身之巧矣。當高帝下身尊道，固不難爲強項，敢言以邀觥觥之美稱，且使所稱者得遂，並可樹勳恩於異日，故犯顏強爭而不避。後則懼罹禍殃，卽思爲詭隨，不復爲期期之狀矣。則國家安賴此柔從若蒲葦之人哉？吾甚爲寄耀掌之珍之非其人者，懼也。然而高帝屬命之旨，亦有不盡者，使於昌左遷時。

論

奎

申以漢廷不得徵召昌，亦不得以順奉朝旨爲忠。蓋斯有所依據，而呂雌亦不得以強徵，或必以力屈則非解以斤斧不能開髓，脾之所當亦因難而阻矣。乃徒恃昌貴強爲后太子所敬憚，爲足以抗庇其穆屬，嗟夫！吕后之憚昌，以帝有廢置之謀，賴昌強爭，或可以不移。故以憚之者倚之，至帝崩則儲位已定，禍患已遠，威柄可自由，尙何憚敬之與？有惟予以不受制之命，則彼有所藉，憑雖不能必其如何，或可冀倖於萬一也。而不聞有此也，惜哉！然其時趙堯爲御史大夫，亦不復如前進議進

言也。烏在其爲奇士耶。吁。士之忠奸。視乎其時。信然。

畜

論

〰〰〰〰〰〰〰〰〰〰

古者風俗其氣合士所爲士之忠奸視乎其時信然

周勃論

春秋嚴首惡，盾不弑君，謂之弑君。董史書之，尼父沿而不革。蓋以弑逆大惡，不可以少有疑似，卽爲曲護。周勃討諸呂之亂賊，及孝惠本支斯時也。少帝之立，七年於茲矣。羣臣北面事之，不聞有異議。一旦以呂氏故，慮其無類，遂謀弑逆，誣以非帝，冒而駢誅其諸王。豈少有人心者所忍爲哉？乃以自爲得計，而不顧理亂。羣小亦和之無違者，夫勃之於劉氏，非尋常比也。以織曲吹蕭之微，而從高帝起豐沛，卒錫爵土，恩亦匪薄矣。歷孝惠暨

論

奎

呂后，亦俾永守勿替，其感憤宜何如？乃謀彌已禍，而絕其系屬。斯時人道尙安在也？吾知天道必爲變色，日月必爲晦明，雷霆必爲震蕩，而奮厲乃文帝轉與首封，亦失刑賞矣。且少帝不死於討諸呂之時，而死於清宮之日，文帝罪亦有難追者。但勃爲首惡，文帝失於不察耳。使當迎立之時，卽責詰帝嗣之眞贗，則勃之奸謀可立被擁代，封制代眾，俟有賊及國元者，引兵以靖其內難。討首禍而申大義於天下，誰不風興雲蒸，共誅逆亂，則元惡授首，卽布告羣眾，而謀推戴，俟眾謀畢，協辭不獲。



已始踐位司契不較名與言正而順乎乃不知靜遵侯  
職恪守無失而一聞擁戴之言輒不克自持竟喜溢於  
眉際祇虞受其欺謾而身蒙其殃竟無一語及少帝者  
遣使觀變繼直馳入長安遂爲勃受惡使勃之罪不明  
曉於方內可歎也哉且夫史之作欲以懲亂也茲於殘  
賊而令其免於篡逆首惡彼復何所畏忌而不肆然行  
之哉

然遷固爲限於時祇宜微而顯故

用疑以傳疑之法則於諸傳模稜其詞於此則直指爲

論

矣

陰謀也然勃亦知其罪有不容故於益封悉與薄昭明  
已不受其利謀卽出於至公或可免盈廷指摘而文帝  
終不之釋一詔其就國二免其相三下之廷尉雖以有  
上書者告勃謀成大逆未必非因前事而察知其心也  
然亦有謂勃爲不得已者夫誅呂定難公也設少帝不  
然其舉於職分亦宜恪守以俟安有謀閔禍而卽稱戈  
者哉且患亦奚有也特無有賞及其功者故謀廢植爲  
宏門緒計藉閔害以恐眾因以堅眾志耳勃誠傾巧之  
尤而史反稱其篤厚多文何也然世之貌爲惇謹者其

中恆有不可測者也噫

李

中恆有不可測者也噫



博約堂文鈔卷八

哀詞  
白蘭言先生哀詞

同治紀元介休白蘭言先生視學湘中嘉平月蒞試吾郡奇吾文擊節稱賞逮噉名覈眞給視初藝墨圍滿紙詡以繼躅昌黎微以通幅俱散無整不中制義體式屈置第二然崇奉已莫俾謂必貢入成均未竣事內召旋奉旨授長寶道余謁於解署門者曰吾主人久詢其人不

哀詞

可不爲通刺見輒引爲入室賓值省試畢索場稿綴以矜語繼繪菊橙箋面贈揭曉後惋惜久俄又以蜚語去官旅居於京華光緒五年余北上獲見於旅第已衰憊不能起立越二年余再來已持喪歸矣余困於試場幾三十年爲甲乙采錄者不可紀數惟受公知盼究有逾於恆常能已於言哉詞曰  
余簡練之久迍邐兮時撫躬懷忸而自疑公倏爲署乙兮始知口義之不差頻接皆詡爲孤特兮值時命之多奇慰前脩之必達兮情欣欣而顏怡邁抹帛之匪一兮

固不能匪耗於吾思惟勉進於古人兮洵哲人之可師  
緬持節之振滯兮曾普汜之無私倏來

宣室之召兮眾咸建以留賢之碑幸繡衣之重蒞兮喜  
迎及於髫兒乃騶唱之未諧兮遽又來無妄之毀譽棲  
泊於

皇之都兮時生惱而喔咻余寡帷而詰起定兮形潦倒  
而莫持覲面猶心寫兮冀型範之長垂逾閒歲而訊京  
室兮竟不覩夫鶴姿嗟室在而人亡兮能無於邑而增  
悲灑涕洟於空谷兮天不老成之愍遺已矣夫何言兮

哀詞

悵死生異路之無追入不才如多悲歡曰矣夫何言兮

室兮哀詞大書發靈屋於初人兮追無從出而歸  
而莫有哀詞而莫有哀詞之具垂哀詞而莫有哀詞  
星之哀詞而莫有哀詞而莫有哀詞

前飲

豐又哀詞豐又哀詞豐又哀詞  
宜室之召兮眾咸建以留賢之碑幸繡衣之重蒞兮喜  
迎及於髫兒乃騶唱之未諧兮遽又來無妄之毀譽棲

泊於  
固不猶謂淚飲吾思謝靈並飲古人兮師哲人之可師

吳子健中丞哀詞

寢邱鉅戴無逾延陵。巍選魁甲。棣萼同興。宇內稱舉。必  
首吳其。附尾登門。盈遍海湄。吾家二陸。亦履峻科。四會  
抉元。得附。葛蘿。盈紀。登俊。我祖。獲選。綺里。司衡。擊節。匪  
淺。卒以。名宿。次埒。孫山。北面。堅辭。臯比。深慙。契分。已密。  
過從。情親。鉢未。傳賢。鬱其。後昆。公始。崛起。紀伐。書勳。足  
宏。門緒。復捷。以文。歷階。詞曹。旋作。屏蔽。蒞湘。撫鄂。渥矣。  
湛惠。終淹。江淮。歷有。歲年。中奉。內諱。當闋。仍旋。三吳。民  
士。欣迓。使君。雷歡。震耳。遶路。咸聞。公與。嚴君。如伋。與詳。

哀詞

先後館職。此翺彼翔。循循後覺。甘守徐行。我爲衙官。衛  
名承迎。封回手版。屢示。撝謙。旋獎。敝帚。繼步。唐賢。褒語  
盈幅。紙短。矜長。許承。舊學。有勝。符郎。往返。郵筒。幾無。虛  
月。旋參。行舫。語音。無歇。詰詢。舊侶。情殷。暖寒。冀乘。舸至。  
把臂。情歡。語以。末疾。穎蹙。眉顰。寄語。問訖。白首。仍新。別  
未踰。年。歷冬。徂夏。俄驚。星隕。時當。五夜。長吁。屢懊。兼旬。  
未怡。匪爲。已傷。爲斯。民悲。伏靈。陳詞。難成。些語。臚舉。世  
好伴。焚香楮。

孫恭甫編修哀詞

繁蘇門之苗緒兮久繁滋於衡湘之浦代育鉅人兮曾

蟬聯夫圭組奉久書 壽考令尊心曠之不冉蘇對開

金不懷琳瑯之偉抱兮蘇均守秩之未展君繼起於甲

門兮宜續襲夫軒冕方托跡於承明兮俄持節於鬼

施張賢直而四掩兮沈翎帶羽之罔遺邑犬從吹為怪

兮誹駿縛驥而不得逞台評因而見尤兮遂戢翹而息

影閉廬抑鬱而紆軫兮邈不知屏情以自遣假削迹而

捐勢兮追古人於未遠竟嚶嚶而嬰危疾兮值昏昏之

日暮埋鬱鬱豈永年兮致限之以大故余聞而於邑兮

由弟雲而告凶距委化踰數月兮苦遙阻之難通憶韓

馬之交深兮歷三世相錯而忘年洵足稱入室賓兮引

金石以厲堅余亦與君續羣拜紀兮承枉顧之先施甫

見如飲醅醪兮豈僅利金之斷之訪戴之未值兮心悵

悵而忘歸幸奉尺書 遙達兮喜心期之不我違倏聞

長逝而不返兮在等夷猶深贖而太息矧臭味之差同

兮能泯涕泗之沾臆隔江湘而迢迢兮未能憑幄而一

哀詞 四

哭藉微詞以達余忱兮知冥幽之必鑒此情曲



哭藉微詞以達余忱兮知冥幽之必鑒此情曲

祭孫君貽侍御文

嗚呼今春三月之末君自京都寄書告其兄編修君之凶余讀其詞悽愴慘絕爲之吞聲掩淚幾欲覽不爲終又訝詞語無俊上爲柔曼歇奕固知傷泣之過則已嘆神力之不充速郵誅章兼寄唁音乃久不見水厓之鯉天末之鴻因謂山河之迢遞或有不度之留難非必爲骨肉不殊以身爲狗垂先生禮制之中俄聆其碎於保和之抽思逞藻究儻忽怵僚不敢據爲憑徵後接友人書始知大殮之非誣甚悲痛於余衷憶昔連袂之初

哀詞

六

余訪伯子於星沙委巷乃出迎賓者爲阿祁皆久相聞一見如舊面旬日間遂無虛過從又同集於京華情意尤爲親善已忘形至爾汝決非尋常烏集之交所得同信爲千里可結言臨穴期以引緋何踣時情緒之不悉赴告之不通知孤雛之方哺送旅無五尺之童然柩輓之何歸藻翰之何留究有難忘於余中雖非楊灑之傳而亦自恃無負初心者安有交始而忘厥終聊搦管以抒余之情曲又當作傳以紀君之行踣傳之于世百代猶彷彿其馨歎與聲容雖亡若存死猶生當亦君心之



所欲情爲之慄也

哀詞

七



李次卿方伯哀詞 有序

大清受命，贏二百年。有畸運劣，遘陽九。反德者，蝟毛起。凡厥志，勳名多。乘時投身戎行，有天幸者，驟以白士而專任方面。且受丹書，鐵契。李次卿方伯亦奮跡其際。圭兵機近十年，藉箸所裨者，詎渺竟不獲處以中品。猶以驟執符節，爲人受過辜。幾不免身脂利斧。後以鳴負者，取再專帥旅於黔疆。屯田數致穀，終覆丹雘。老巢余亦以此附除微秩，公破除常俗，不迫用舉主門生例。仍許長揖當客席。先是媚害於權忌吏，因引身退。奉太夫人

哀詞

朝夕，暇兼理文史，表章忠烈士，以及高行大仁，不遺餘力。逮違養服闋上，覲簡授黔臬，旋縮藩條。余得晤於金陵舟次，談商文義法，尤心帖服。屬截潤其先正事畧，余謝不敏，乃堅靳焉。今歲擬從事郵服牌審詰，條聞大殉，感念疇昔，難已於言。其詞曰：

兇豈強梗，阻國聲教。擁旄者夥，難禁攻剽。狼突狶奔，踰紀猶躄。命無蹇者，屣起名號。耀金帶白，無須卜瑛。公亦請纓，莫盈考校。刊級且隸，副以嚴詔。實爲移累匪怯，而趨一蹶中廢。心豈惱輿輿，評在公連章迭告。卒

簡吳起，醮將告廟，嘍嘍哨哨，軍同虎視，歉歉其糈，蟠道  
何漕，按部策屯，刈旱耕澇，天人既濟，嘉種盈淖，軍以宿飽，  
人馳馬，趨營無退，表旗不旋，蠶遂勤老，巢吉語上，告鯢  
名附列，亦荷連曜，入室均席，仍容我做，舉世法，云此詣，  
疇到讒口，閒執棄官，還笑怡其，嫠母婦歡，子抱述作，紛  
紛道辨，文耀彌綸，勒成一，代典要，不脛能走，遍臻四隩，  
卒猶復起，繼忠於孝，宦情苦少，難移素好，含咀故冊，恒  
怩難，校屬余，有言句，程字較，刊落盈詞，如盲我，導匪矜，  
巧綺，奈公心，倒儼摘，其疣，煥其語，妙書版，甫郵俄，驚冥

哀詞

九

當亦舞蹈

傅青餘世丈哀詞

光緒十有三年，傅青餘世丈歿於長沙旅廬。余得家言，始知其凶耗，遂爲文遙以哀之。詞曰：

黔陬僻壤，莫產文材。惟魚腹藟，騎箕世胄。自越僑居，幾類遷幽。竟革其素，乾蔭震承。宏啟徽猷，公之肇興。用其詞義，史館名留。出守中土，遏壺伐棘。令下如流，品其邳盛。前賈後張，難稱其迷。又鉏捨莠，兼理軍檄。失土頻收，積優成陟。三徙執方法，比清瀏。遂權藩條，糾貪墨。吏罷矯虔，儔聲聞。四敷逮及銓，除未衰。反尤遽反，初服放意。

哀詞

十

所好豈懷噢咻，余以後進謁公。湘浦時值初秋，靜寂索處。風形瓌潤，髯美軀脩。繼分寶坐，披襟驟面。究未素謀，游楊公卿。爲之光價，汲引誰侔。蒙被惡謗，實由構成。公爲辨訛，幾着釋言。委曲暢遂，佈告人稠。如此婆心，仁不棄物。月旦能修，感其識鑒。非祇德講實膺，道周歸省。廷湘投刺澹勤，再謁蒼叟。已疑任昉，感知已賦。同龍門遊，冀垂青珠。毫而不解，詎意倏休。聞無素計，知因竹報。平安彙投，念之於邑。抒余素抱，泣告山邱。

